

浮苔：南方的憂鬱

那是一時光太奇；那是南方之夏，合該炎熱得教人不禁「滴汗」，長髮如苔草，交疊於只可仰望而

那是一時光太奇；那是南方之夏，合該炎熱得教人不禁「滴汗」，長髮如苔草，交疊於只可仰望而

那是一時光太奇；那是南方之夏，合該炎熱得教人不禁「滴汗」，長髮如苔草，交疊於只可仰望而

琴台 葉輝

很多年沒有踏足蒲台島了，那是記憶之島，在偏遠的南方，所以無論晴天或雨天，它總是憂鬱的。南方何以憂鬱，因為在地圖的下方，彷彿在低頭沉吟——王爾德(Oscar Wilde)說得好：「我們都躺在污水溝裡，但有些人正仰望星星。」

不可觸及的摩崖石刻——此島不老，此石不老，可那時誰都不可能想像，這南方小島會變成骨灰飛灰中營。

那就繼續讀一首詩吧：「說話有時停頓／我與你彼此踏在不同的石塊／落下不同的沙礫地／天氣這麼炎熱／有人在背後吵架／那女孩啾啾哭泣／我們在水邊停下／看苔草在浪中開合／如髮的束散／細看近岸的礁石／你會發覺石縫裡／藏著那麼多複雜的生命……」

南方何以憂鬱？美國心理學家邁耶(Brian P. Meyer)做過不少關於方位的心理實驗，結論原來很簡單，南方和北方是心理隱喻，在隱喻系統中，「南與北」代表了「上與下」，也代表了「好與壞」。

那就不如繼續讀詩吧：「那些小朵灰綠的菊花不是菊花／當我觸及／它就立刻把自己閉上／再張開，當我的手移開，一個浪打上岸石，突然／使我渾身濕透，你退卻，再走開／蹣跚的腳步要退往哪兒呢？岩石間有死的螺殼也有活的海膽／我們的談話又再變成沉默浪打上岸石／我想說你不如把髮散開／深褐的苔藻／在海底固定的白石上搖曳／在每個波浪中有新的姿勢」

憂鬱的時光於是就有了舒放如苔藻的想像。

利物浦故園

多觀英國利物浦藝術雙年展之餘，當然會在這個城市踴躍一下。利物浦的確有過她的輝煌史，工業與製造業曾累積成巨富，成就市中心的規模建築以及市民的驕傲。紀錄片裡的利物浦水馬龍，火車站曾迎接過顯貴，碼頭也曾送過上一鐵達尼客輪的乘客，難怪二次戰時利物浦被納粹點名轟炸，為要給英國厲害的一報。

利物浦盛極而衰，卻造就了披頭四。市內不少計程車都貼上Beatles Town，四十鎊帶您遊盡畫高。史達、佐治、夏利遜、約翰、連儂和保羅·麥卡尼的故居，當然還有這幾個小子童年時每天上學走過的Penny Lane，以及有曲為記的Strawberry Field。載我踏上披頭四利物浦之旅的司機是個微頭微尾的樂迷，他連佐治·夏利遜的出生情況都瞭如指掌，對連儂更是情有獨鍾，包括他的母親萊莉亞的遭遇。「她出事那天，就在這個會所跟約翰說最後的再見。」奪去她性命的車禍，就在約翰所住的美美阿姨的這個房子對開的這個街口……

我們到了約翰故居轉角處的士多啤梨園，當年救世軍兒童院離早已搬走，那道仿製的紅色花圍仍在。這個地方出現在連儂的歌詞裡，透露了他奇夢奇意和寄情的創作天地。日後當一切都顯得浮誇和虛幻的時候，這個園子裡面所曾見過的人和所曾發生的一切，成了連儂童年牢固的記憶和生命的根。

這天景物依舊，天氣亦佳，「Strawberry Field Forever」的旋律在車廂裡播送。利物浦真有一份說不出的蒼涼。

中國黃金儲備的上升，在於生產黃金的省份不斷增多。一貫以來，山東省的膠東地區是中國的黃金富集地，累計探明黃金資源儲量在一千噸以上。山東省萊州市莊金礦的發現，更加使膠東地區成為了中國的主力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中國找尋黃金礦的理論有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了四個大型金礦，地質的結構與山東省完全一樣，「陽山」、「大場」和「雄村」金礦分別由西北甘肅經西部青海轉至西南部西藏，呈扇形分佈在我國的西部；而由海南地質礦產勘查開局等找到的抱倫金礦，則更分佈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瓊西及瓊西南的支枕、抱倫和王下地帶。中國的黃金探礦專家認為，「中國的黃金分佈圖由此將被改寫了！」除了山東的地質結構之外，不同的地質結構也能蘊藏著黃金，顯示了中國的黃金儲藏量可以大幅度上升。今後中國的黃金產量將會進一步提高。

看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除了生產力之外，還要看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特別是今天的歐洲和美洲出現的金融風暴周旋越來越頻密，過去的周期是五六十一年一次，現在大約五年就有一次。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零八年金融海嘯；二零一二年又發生了歐洲債務危機。怎樣能夠有力地抵禦這些金融風暴的襲擊？黃金儲備的多少，仍然是體現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抵禦金融風暴的重要砝碼，這就是黃金勘探、黃金生產所特有的戰略意義。十年過後的今天，不妨再來看中國的一「家底」，人民銀行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中國外匯儲備數量為八千七百五十五點七億美元，這是繼二月底八千五百三十六點七億美元外匯儲備餘額首次超過日本之後，二月份仍繼續高居全球外匯儲備持有量第一的位置。央行同期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持有的黃金儲備為一千九百二十九萬盎司，即六百噸。截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中國官方的黃金儲備數量在全球各國中居第九名（以數量計）。前五名分別是美國（八千一百三十五噸）、德國（二千四百二十二噸）、法國（二千八百二十一噸）、意大利（二千四百五十二噸）、瑞士（二千二百九十一噸）。相比此前幾年的世界排名十二，黃金儲備躋身世界前十的中國，無疑又跨前了一大步。但是，此後，中國公佈的黃金儲備仍然停留在六百噸的水平。原因是，中國藏金於民，設立黃金的市場，新增產的黃金出售，轉作為中國民間的投資用途，儲備民間化。

黃金產量升 儲備實力增

看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除了生產力之外，還要看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特別是今天的歐洲和美洲出現的金融風暴周旋越來越頻密，過去的周期是五六十一年一次，現在大約五年就有一次。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零八年金融海嘯；二零一二年又發生了歐洲債務危機。怎樣能夠有力地抵禦這些金融風暴的襲擊？黃金儲備的多少，仍然是體現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抵禦金融風暴的重要砝碼，這就是黃金勘探、黃金生產所特有的戰略意義。十年過後的今天，不妨再來看中國的一「家底」，人民銀行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中國外匯儲備數量為八千七百五十五點七億美元，這是繼二月底八千五百三十六點七億美元外匯儲備餘額首次超過日本之後，二月份仍繼續高居全球外匯儲備持有量第一的位置。央行同期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持有的黃金儲備為一千九百二十九萬盎司，即六百噸。截至二〇〇六年三月，中國官方的黃金儲備數量在全球各國中居第九名（以數量計）。前五名分別是美國（八千一百三十五噸）、德國（二千四百二十二噸）、法國（二千八百二十一噸）、意大利（二千四百五十二噸）、瑞士（二千二百九十一噸）。相比此前幾年的世界排名十二，黃金儲備躋身世界前十的中國，無疑又跨前了一大步。但是，此後，中國公佈的黃金儲備仍然停留在六百噸的水平。原因是，中國藏金於民，設立黃金的市場，新增產的黃金出售，轉作為中國民間的投資用途，儲備民間化。

中國黃金儲備的上升，在於生產黃金的省份不斷增多。一貫以來，山東省的膠東地區是中國的黃金富集地，累計探明黃金資源儲量在一千噸以上。山東省萊州市莊金礦的發現，更加使膠東地區成為了中國的主力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中國找尋黃金礦的理論有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了四個大型金礦，地質的結構與山東省完全一樣，「陽山」、「大場」和「雄村」金礦分別由西北甘肅經西部青海轉至西南部西藏，呈扇形分佈在我國的西部；而由海南地質礦產勘查開局等找到的抱倫金礦，則更分佈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瓊西及瓊西南的支枕、抱倫和王下地帶。中國的黃金探礦專家認為，「中國的黃金分佈圖由此將被改寫了！」除了山東的地質結構之外，不同的地質結構也能蘊藏著黃金，顯示了中國的黃金儲藏量可以大幅度上升。今後中國的黃金產量將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黃金儲備的上升，在於生產黃金的省份不斷增多。一貫以來，山東省的膠東地區是中國的黃金富集地，累計探明黃金資源儲量在一千噸以上。山東省萊州市莊金礦的發現，更加使膠東地區成為了中國的主力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中國找尋黃金礦的理論有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了四個大型金礦，地質的結構與山東省完全一樣，「陽山」、「大場」和「雄村」金礦分別由西北甘肅經西部青海轉至西南部西藏，呈扇形分佈在我國的西部；而由海南地質礦產勘查開局等找到的抱倫金礦，則更分佈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瓊西及瓊西南的支枕、抱倫和王下地帶。中國的黃金探礦專家認為，「中國的黃金分佈圖由此將被改寫了！」除了山東的地質結構之外，不同的地質結構也能蘊藏著黃金，顯示了中國的黃金儲藏量可以大幅度上升。今後中國的黃金產量將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黃金儲備的上升，在於生產黃金的省份不斷增多。一貫以來，山東省的膠東地區是中國的黃金富集地，累計探明黃金資源儲量在一千噸以上。山東省萊州市莊金礦的發現，更加使膠東地區成為了中國的主力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中國找尋黃金礦的理論有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了四個大型金礦，地質的結構與山東省完全一樣，「陽山」、「大場」和「雄村」金礦分別由西北甘肅經西部青海轉至西南部西藏，呈扇形分佈在我國的西部；而由海南地質礦產勘查開局等找到的抱倫金礦，則更分佈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瓊西及瓊西南的支枕、抱倫和王下地帶。中國的黃金探礦專家認為，「中國的黃金分佈圖由此將被改寫了！」除了山東的地質結構之外，不同的地質結構也能蘊藏著黃金，顯示了中國的黃金儲藏量可以大幅度上升。今後中國的黃金產量將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黃金儲備的上升，在於生產黃金的省份不斷增多。一貫以來，山東省的膠東地區是中國的黃金富集地，累計探明黃金資源儲量在一千噸以上。山東省萊州市莊金礦的發現，更加使膠東地區成為了中國的主力生產基地。不過，近年中國找尋黃金礦的理論有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了四個大型金礦，地質的結構與山東省完全一樣，「陽山」、「大場」和「雄村」金礦分別由西北甘肅經西部青海轉至西南部西藏，呈扇形分佈在我國的西部；而由海南地質礦產勘查開局等找到的抱倫金礦，則更分佈在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瓊西及瓊西南的支枕、抱倫和王下地帶。中國的黃金探礦專家認為，「中國的黃金分佈圖由此將被改寫了！」除了山東的地質結構之外，不同的地質結構也能蘊藏著黃金，顯示了中國的黃金儲藏量可以大幅度上升。今後中國的黃金產量將會進一步提高。

古城·山寺·鐘聲

像中國內地許多城市一樣，古城泉州近些年也發展起來了。走在小巷裡，街道窄窄，摩托車奇多，走着走着，冷不防從哪兒躡出一輛，就從身邊掠過，呼嘯而去，嚇了我一跳。看那些騎士，男的女的都有，但以中年女性居多。走到一家學校大門前，一排摩托車立在那裡，男男女女三三兩兩站在旁邊聊天，原來都是來接孩子放學的家長們。交通阻塞呀！看到我疑惑的目光，老泉州笑道，好像要禁止摩托車走街穿巷了！

記得上一回來泉州，是上世紀最後一年，那時也步行丈量土地，並沒有那麼多的摩托車，走在路上，自由自在，一心體味古城曲巷風采。話說隋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豐州改稱泉州（治所設今福州），「泉州」之名首次出現。唐代景雲二年，因城北泉州而改武榮州為泉州。在宋朝和元朝時，泉州是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第一大港」，十分繁榮。可惜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發生了一起持續十年之久的戰亂，史稱「亦思巴戩戰亂」；這場戰亂迫使外商紛紛避難回國，不敢再到泉州貿易，外國船舶不敢進港，外商絕跡，盛極一時。

而此次到泉州，是專程去捧他的場，為「劉登翰、秦嶺雪、大荒書法展」開幕。這三位書法家龍飛鳳舞的書法功力不必說了，開幕禮在威遠樓前廣場舉行，當大家在烈日下站列、暴曬，聽台上主持講話的時候，秦兒忽地排眾而出，建議大家別站在太陽下，都躲進簷篷底下聽吧！歡呼聲頓起，其實大家都

極有同感。這種建議我想很多人都想到，但公開說出來的，現場只有一個秦嶺雪！那晚，我們去遊西湖。一提起西湖，很自然地，大家腦裡浮現的肯定是杭州西湖，它早已進入古今詩詞中不朽了，但也成了不變的樣板。泉州西湖位於清源山南麓，這裡原來是一片沼澤地，近年才闢為公園，山色與湖光相映，渾然一體，近園林之美，是市區具良好生態環境的湖上園林。當我們走過，公園門前擺着許多小攤，賣水果的、賣小吃的、賣冷飲的，還有賣燈籠的，哦，中秋還有一段時間呢，迎節貨色早已搶先出籠，平添節日氣息。公園夜色深深裡，經過一棵古榕樹，仔細一看，燈光依稀中只見樹旁的石碑上題着「臥龍」二字，原來是秦嶺雪所書，哦！諸葛亮？秦兒笑道，附會了！原來是那棵倒榕，乍看頗像臥着，因而得名。夜風中，摩托船突突向前，在湖水中徐徐劃過，孤單地沒有其他船隻呼應，船聲大概驚動鯉魚群，岸上有人在吆喝，沒聽見喊甚麼，但船老大熄燈停船，有人哪囉了一聲，是釣魚郎！船又繼續航程，航過小島，探照燈下，一群白鷺撲啦啦地振翅高飛，轉了一圈，又降落在原來的樹叢裡，送我們的船兒遠去。

看了水邊得看山，我們來到坐落在清源山東麓山麓的「少林禪寺」，它原名「鎮國東禪少林寺」，亦稱「南少林」，是泉州現存最早的佛教寺廟之一。據《西山雜誌》記載，為唐代高僧少林寺「十三棍僧」之一智空入閩所建。大雄寶殿前，左右石壁上，各有一棵數百年的參天古榕，左邊的垂鬚，人稱雄榕樹，右邊的無鬚，人稱雌榕樹。我暗暗稱奇不已，樹也竟然有分雌雄？！而千百年來，以其獨特而博大精深的五祖拳和五節花拳、五枚花拳等拳種，構成了拳術系統和重要歷史文化內涵的少林禪寺。歷經滄桑，雖幾番興衰榮辱，但其恢宏氣勢不減。我們在食堂吃素齋，飯菜自然沒甚麼驚喜，但大家相聚在一起，杯光交錯中，熱烈氣氛瀾出禪院鐘聲，另有一番景象。

泉州是弘一法師（公元1880~1942年）的圓寂地，法師俗名李叔同，是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一代高僧，集詩、詞、書法、篆刻、音樂、戲劇、文學於一身，在諸多文化藝術領域都曾開風氣之先。弘一法師紀念館設於開元寺的泉州佛教博物館內，館內陳列了弘一法師一生中在泉州生活十四年的史料、照片、著作和墨寶，來到這裡，我們可以了解高僧的生平事跡。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是中國絢麗至極歸於平淡的典型人物。

我和曹惠民分站在千年古刹承天寺內的「弘一法師化身地」紀念碑兩旁留影，好像要沾點靈氣。而同去的秦嶺雪、孫立川二兄早前倡建的石碑，就立在初秋的風裡，好像迎接我們的到來。爬上寺裡的鸚鵡山，立川說，這裡就是大洲家故居的所在地耶！秦嶺雪是泉州人，他在泉州的人脈很廣，我看到他到處跟人打招呼，笑說，泉州無人不知君！他哈哈大笑，哪有那麼厲害？我想，這大概也與他為人豪爽有關。

而此次到泉州，是專程去捧他的場，為「劉登翰、秦嶺雪、大荒書法展」開幕。這三位書法家龍飛鳳舞的書法功力不必說了，開幕禮在威遠樓前廣場舉行，當大家在烈日下站列、暴曬，聽台上主持講話的時候，秦兒忽地排眾而出，建議大家別站在太陽下，都躲進簷篷底下聽吧！歡呼聲頓起，其實大家都

極有同感。這種建議我想很多人都想到，但公開說出來的，現場只有一個秦嶺雪！那晚，我們去遊西湖。一提起西湖，很自然地，大家腦裡浮現的肯定是杭州西湖，它早已進入古今詩詞中不朽了，但也成了不變的樣板。泉州西湖位於清源山南麓，這裡原來是一片沼澤地，近年才闢為公園，山色與湖光相映，渾然一體，近園林之美，是市區具良好生態環境的湖上園林。當我們走過，公園門前擺着許多小攤，賣水果的、賣小吃的、賣冷飲的，還有賣燈籠的，哦，中秋還有一段時間呢，迎節貨色早已搶先出籠，平添節日氣息。公園夜色深深裡，經過一棵古榕樹，仔細一看，燈光依稀中只見樹旁的石碑上題着「臥龍」二字，原來是秦嶺雪所書，哦！諸葛亮？秦兒笑道，附會了！原來是那棵倒榕，乍看頗像臥着，因而得名。夜風中，摩托船突突向前，在湖水中徐徐劃過，孤單地沒有其他船隻呼應，船聲大概驚動鯉魚群，岸上有人在吆喝，沒聽見喊甚麼，但船老大熄燈停船，有人哪囉了一聲，是釣魚郎！船又繼續航程，航過小島，探照燈下，一群白鷺撲啦啦地振翅高飛，轉了一圈，又降落在原來的樹叢裡，送我們的船兒遠去。

看了水邊得看山，我們來到坐落在清源山東麓山麓的「少林禪寺」，它原名「鎮國東禪少林寺」，亦稱「南少林」，是泉州現存最早的佛教寺廟之一。據《西山雜誌》記載，為唐代高僧少林寺「十三棍僧」之一智空入閩所建。大雄寶殿前，左右石壁上，各有一棵數百年的參天古榕，左邊的垂鬚，人稱雄榕樹，右邊的無鬚，人稱雌榕樹。我暗暗稱奇不已，樹也竟然有分雌雄？！而千百年來，以其獨特而博大精深的五祖拳和五節花拳、五枚花拳等拳種，構成了拳術系統和重要歷史文化內涵的少林禪寺。歷經滄桑，雖幾番興衰榮辱，但其恢宏氣勢不減。我們在食堂吃素齋，飯菜自然沒甚麼驚喜，但大家相聚在一起，杯光交錯中，熱烈氣氛瀾出禪院鐘聲，另有一番景象。



泉州「少林禪寺」。

作者提供圖片

吃完齋又是到「東海普陀寺」，那是至今還在興建中的寺廟。我們的車子由年輕女孩駕駛，看來很熟悉山路，但全程不發一言，酷酷的樣子。拐了不少彎，車子終於駛到平台。從那裡極目一望，前面不遠處是一片汪洋大海，左邊遠處山上一座騎馬的雕像，他們說那是鄭成功。隔那麼遠還看得清楚，可見其之巨大。最令人驚奇的是，寺中會議廳一張碩大的長方形原木枱，是一塊原木雕成，可以容納幾十人同時坐着開會。我很驚訝，年紀不大的方丈卻笑着說，不是抬進來的，而是拆了牆才用吊車裝進房子的來的。啊？即使如此，要把原木運上山來，恐怕也得大費周章呀！

入夜，我們在殿前的平台上搭起兩張桌子晚餐。沒有燈火，只是借着廚房透出的餘光和淡淡的星光，連菜式也看不清，幾乎是摸黑吃素。朦朧中有人走來走去，有人在用手機打電話，喂！怎麼電話老打不完？一副事務繁忙的樣子；卻原來是初戀故事在縈繞。我只聽見山風呼呼吹送，山林中不知名的昆蟲唧唧，月兒不見蹤影，連海潮的呼嘯，也聽不到。那剎間，泉州又回歸到山林寺廟中，這時，鐘聲鼓聲齊鳴，沉沉而悠遠，在山上迴響；我幾乎就要變成老僧，就地入定了。

客家菜在香港曾是一大派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九各處都有專奉客家菜之一「梅江」、「東江樓」、「泉章居」、「醉樓」等，尤其是「醉樓」共有五、六十家之多，人客家庭聚餐或普通宴客多數點的客家菜流行菜式似乎必有鹽焗雞、東江豆腐煲、菜遠炒牛丸、炸大腸和甜酸肉等六七味，有些則加椰菜扣肉和梅菜蒸鮑魚，都是些大菜口味抵食做大件的菜式。在廣東各鄉俗中，客家人一向較儉樸，其提供之菜式亦以慳錢節約為主，那年頭香港剛由小買賣社會轉向手工業生產發達之年，塑膠花和假髮業及製衣業正待起飛，市民過的是小農一家八口一張床，幾戶人才有一個向街之窗戶，港人習以為常不視為苦，「東江樓」桌上有鹽焗雞外一隻炸子雞，已是頗闊，為

鄰裏羨慕的了。這一批批的平民式客家菜館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手工業北移，服務行業興起，切合平民經濟的客家菜館，執一家執戶又一家，漸漸醉樓、泉章居剩得幾家，面對一群群的客家酒樓幾已不復存在了。現在你走上中高級酒樓點一味「梅菜蒸鮑魚」一定笑大侍應個口。時移易易，人民生活富裕了很多，卻又未必，仍然把大把人住板間房也不如的「割房」，仍然有大學生縮住一張破架床，後生仔不吃鹽焗雞改吃漢堡包，味道差過鹽焗雞多多。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夢劇院

上次的劇院內這種甜睡是何時呢？是看一齣大受歡迎、不斷重演的劇。所以我也說過看戲的品味是因入而異，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看罷這齣戲，有很多人的肺腑被感染了，我卻只敢跟自己信任的朋友吐吐對劇不滿的肺腑之言。記憶中我還有因吃了感冒藥而邊看邊睡。我不是睡寶寶，紀錄就此三次而已。

我在劇院常常碰見一位劇場常客，每次見到他在座位上都是沉沉睡著的，令我懷疑他是否只有在劇院內才能睡着，所以總要經常購買入場醫治失眠。

有一次，我看一個獨腳戲，坐在我兩旁和前面共三位觀眾都睡個不亦樂乎。令人難堪的是，左邊的觀眾還扯起了鼻鼾。雖然台上演員聽不見，但全場戲我卻被他鼻鼾聲騷擾，要高度集中才能用右耳聽台上的台詞。這齣戲又是另一個熊掌砒霜的例子，演員拿了獎，但觀眾都睡到東倒西歪。

什麼時候這班睡魔會醒來呢？大概是當台上有了槍聲、爆炸聲、尖叫聲或很強烈的音樂聲出現的時候吧，他們往往會整個個嚇得跳了起來。台上演員若能看見台下這一幕，一定會啼笑皆非。

劇場人常說劇場就是他們編夢的地方，對於台下那些對他們的演出不耐煩的觀眾而言，劇院又何嘗不是一個讓他們做夢的地方？

客家口味

客家菜在香港曾是一大派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九各處都有專奉客家菜之一「梅江」、「東江樓」、「泉章居」、「醉樓」等，尤其是「醉樓」共有五、六十家之多，人客家庭聚餐或普通宴客多數點的客家菜流行菜式似乎必有鹽焗雞、東江豆腐煲、菜遠炒牛丸、炸大腸和甜酸肉等六七味，有些則加椰菜扣肉和梅菜蒸鮑魚，都是些大菜口味抵食做大件的菜式。在廣東各鄉俗中，客家人一向較儉樸，其提供之菜式亦以慳錢節約為主，那年頭香港剛由小買賣社會轉向手工業生產發達之年，塑膠花和假髮業及製衣業正待起飛，市民過的是小農一家八口一張床，幾戶人才有一個向街之窗戶，港人習以為常不視為苦，「東江樓」桌上有鹽焗雞外一隻炸子雞，已是頗闊，為

鄰裏羨慕的了。這一批批的平民式客家菜館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手工業北移，服務行業興起，切合平民經濟的客家菜館，執一家執戶又一家，漸漸醉樓、泉章居剩得幾家，面對一群群的客家酒樓幾已不復存在了。現在你走上中高級酒樓點一味「梅菜蒸鮑魚」一定笑大侍應個口。時移易易，人民生活富裕了很多，卻又未必，仍然把大把人住板間房也不如的「割房」，仍然有大學生縮住一張破架床，後生仔不吃鹽焗雞改吃漢堡包，味道差過鹽焗雞多多。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杜亦有道

客家菜在香港曾是一大派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九各處都有專奉客家菜之一「梅江」、「東江樓」、「泉章居」、「醉樓」等，尤其是「醉樓」共有五、六十家之多，人客家庭聚餐或普通宴客多數點的客家菜流行菜式似乎必有鹽焗雞、東江豆腐煲、菜遠炒牛丸、炸大腸和甜酸肉等六七味，有些則加椰菜扣肉和梅菜蒸鮑魚，都是些大菜口味抵食做大件的菜式。在廣東各鄉俗中，客家人一向較儉樸，其提供之菜式亦以慳錢節約為主，那年頭香港剛由小買賣社會轉向手工業生產發達之年，塑膠花和假髮業及製衣業正待起飛，市民過的是小農一家八口一張床，幾戶人才有一個向街之窗戶，港人習以為常不視為苦，「東江樓」桌上有鹽焗雞外一隻炸子雞，已是頗闊，為

鄰裏羨慕的了。這一批批的平民式客家菜館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手工業北移，服務行業興起，切合平民經濟的客家菜館，執一家執戶又一家，漸漸醉樓、泉章居剩得幾家，面對一群群的客家酒樓幾已不復存在了。現在你走上中高級酒樓點一味「梅菜蒸鮑魚」一定笑大侍應個口。時移易易，人民生活富裕了很多，卻又未必，仍然把大把人住板間房也不如的「割房」，仍然有大學生縮住一張破架床，後生仔不吃鹽焗雞改吃漢堡包，味道差過鹽焗雞多多。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梵志登的貝七

上半场先有年輕的美籍華人作曲家陶國瑞《盤古》的世界首演。《盤古》是一首恍若序曲的簡短作品，題目雖有中國元素，但聽來完全是西樂，相對於郭文景、譚盾以至於不少香港本地作曲家，陶國瑞的中華文化內涵可謂比較薄弱。《盤古》旨在示範港樂的整體陣容音色，加上一些進行曲般的段落，氣勢不減，聲部各有發揮之處，但未至於開天闢地。之後是寧峰和港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所謂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和《黃河》的演出，可是聽得多了也難免會變成濫調。我毫不懷疑寧峰的技藝，抒情度、表現力和戲劇性都不缺少，唯一就是曲日本身難以觸動我了。

下半场才是重點所在。梵志登的貝多芬七交響曲可謂充滿動力，教人聽得血脈沸騰。如果要難免挑骨頭的話，他是第一樂章的銅管樂手末在最佳狀態，似乎還需要時間適應（事實上銅管的新面孔相對較多）。著名的第二樂章奏得比較緊張，弦樂隊的演奏有層次感，明確而清晰，可見默契，第三、四兩個樂章都以快速的動感完成，非常討好。整體而言梵志登帶起了整個樂團，切合歡慶的昂揚情緒之餘，也展現指揮的壓場能力。相信對梵志登來說，要讓港樂奏好員七，並不算難（他和達拉斯交響樂團的錄音也可作例證）。還待年底的德意志交響曲和孟德爾遜的蘇格蘭交響曲，帶來新的驚喜。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說起鹽焗雞，近年筆者返珠三角家鄉經市橋、祈福等站口，多去熟食檔買一兩隻鹽焗雞上車順帶返港，那些鄉間走地雞土生土長拿回港佐膳鮮美美味得多，香港市集售的冰鮮雞沒得比，此時彷彿吃回多少當年客家醉樓的雞味了。

蝶

前幾時候我在此欄提過曾被人問我怎樣選擇好戲，我的答案是沒有準則，因為那使最好的劇本落在平庸的導演手上也會壯烈犧牲。最近我便看了「一齣這類的劇」。其實我是早有預備的，因為我曾多次看過此導演的製作，所以我已預早給了與我同行的朋友心理準備。不過，我怎也沒有想到我們竟然會有如此相同的反應——一同在上半場睡了大半場的時間！中场休息時，大家心靈相通，一同飛快走出劇院，不想再以觀眾座位當作睡床。

上次的劇院內這種甜睡是何時呢？是看一齣大受歡迎、不斷重演的劇。所以我也說過看戲的品味是因入而異，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看罷這齣戲，有很多人的肺腑被感染了，我卻只敢跟自己信任的朋友吐吐對劇不滿的肺腑之言。記憶中我還有因吃了感冒藥而邊看邊睡。我不是睡寶寶，紀錄就此三次而已。

我在劇院常常碰見一位劇場常客，每次見到他在座位上都是沉沉睡著的，令我懷疑他是否只有在劇院內才能睡着，所以總要經常購買入場醫治失眠。

有一次，我看一個獨腳戲，坐在我兩旁和前面共三位觀眾都睡個不亦樂乎。令人難堪的是，左邊的觀眾還扯起了鼻鼾。雖然台上演員聽不見，但全場戲我卻被他鼻鼾聲騷擾，要高度集中才能用右耳聽台上的台詞。這齣戲又是另一個熊掌砒霜的例子，演員拿了獎，但觀眾都睡到東倒西歪。

什麼時候這班睡魔會醒來呢？大概是當台上有了槍聲、爆炸聲、尖叫聲或很強烈的音樂聲出現的時候吧，他們往往會整個個嚇得跳了起來。台上演員若能看見台下這一幕，一定會啼笑皆非。

劇場人常說劇場就是他們編夢的地方，對於台下那些對他們的演出不耐煩的觀眾而言，劇院又何嘗不是一個讓他們做夢的地方？